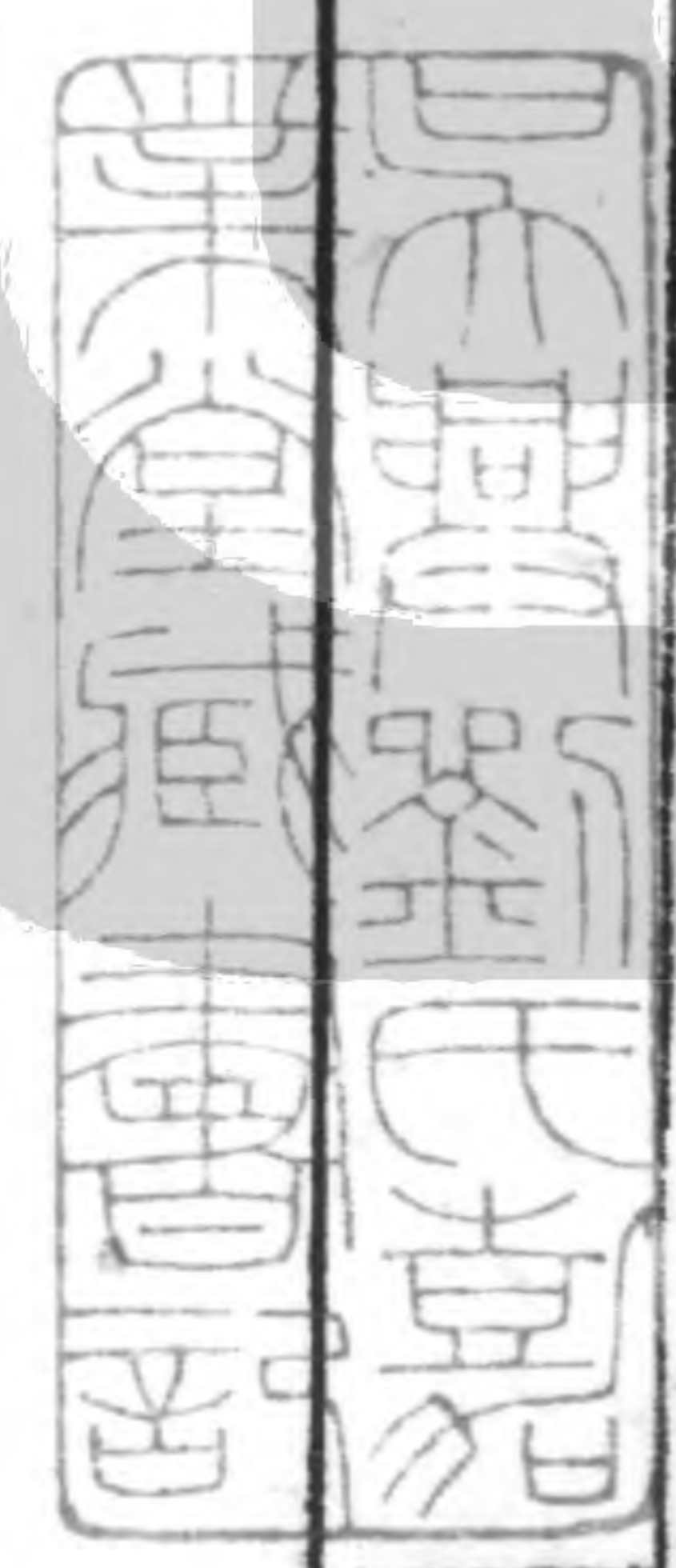


豔異編卷之十三

宮掖部六

武后傳畧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彘從佐命歷
官荊州都督封應國公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士彘
始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卒又娶楊氏生三女元
女妻賀蘭越石生子敏之而寡后其仲女也太宗文
德皇后長孫氏崩有言后美者召為才人方十四母
楊慟泣與訣后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至作兒



女子態乎毋乃止既見帝幸之賜號武媚帝有疾高宗以皇太子入侍悅之遂即東廂烝焉帝崩與嬪御皆為比丘尼高宗既即位而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皇后陰不悅他日帝過佛廬后見且泣帝內感動王皇后庶知狀引納後宮以撓妃寵后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王皇后皇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王皇后不協皇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毋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后伺王皇后所薄必歎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

王皇后蕭淑妃所為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申也后生女王皇后就視撫弄去俄而后潜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為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帝驚問左右皆曰中官適來后即悲咽而不言帝不能察怒曰中宮殺吾女往與蕭妃相讒媚今又爾耶由是后得入其訾王皇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立意久之欲進昭儀號為宸妃侍中韓瑗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可后乃誣王皇后與毋柳挾蠱道厭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廢之褚遂良韓瑗來濟瀕死固爭長孫

無忌亦持不可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
素險側徂勢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王皇
后蕭淑妃皆為庶人囚宮中詔司空李勣太子太師
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群臣四夷酋長朝
后肅儀門外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再贈士
護司徒周國公謚忠孝母楊為代國夫人食魏千戶
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徒寵煽赫然后城寓深阻柔
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扳公議立之已得
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亦懦昏舉能鉗勒使不

得專又稍不平帝念故王皇后蕭淑妃間行至囚所
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姊
無恙乎二人同辭曰妾等非罪棄為婢安得尊稱耶
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復見日
月乞署此為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后知之促詔
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姬骨醉
數日死殊其尸仍改王姓為蟒蕭姓為梟初詔旨到
王皇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淑
妃罵曰武氏孤媚翻覆至此我後為猫武氏為鼠吾

當扼其喉以報后聞詔六宮毋畜猫後頗見二人被髮瀝血為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語其故儀指言后專海內望不可以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物猶意其恚且曰是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自是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

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楊氏進封榮國夫人賀蘭氏寡姊封韓國夫人卒有女封魏國夫人有殊色在宮中帝尤愛幸之初相里二子元慶元爽及后從兄惟良懷運事楊氏不以禮雖列位從官而后內銜之后既忌魏國夫人奪已寵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寘堇毒殺魏國夫人歸罪惟良等盡殺之元慶元爽從坐流龍州振州死家屬徙嶺外取賀蘭敏之為士彘後賜氏武襲封周國公擢左侍極蘭臺太史令敏之少韶秀輕俊

自喜楊氏其外祖母與私通因言其才俾繼士護后亦屬意焉嘗曲宴於宮中后逼淫之敏之懼得罪固辭后愧且恨未發也而會楊氏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沒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強私焉楊喪未畢禭衰麓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子承嗣奉土護後上元元年進號天后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庭幾四十不諫太子

弘言於帝后怒醜殺弘帝將下詔遜位於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儀鳳中帝病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破血頭可愈后內幸帝始得自專怒曰是可斬也帝體寧刺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首繒寶以賜帝崩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太后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群臣上號冊

越三日太后臨軒冊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參
紫帳臨朝尊考為太師魏王妣為王妃時睿宗雖立
實囚之而諸武擅命於是英公李敬業臨海丞駱賓
王等起兵於揚州以恢復為名移檄州縣畧曰偽臨
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文太宗下陳常以
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
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塵又曰殺姊
屠兄弑君鴆母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又曰
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

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讀之
但嘻咲而已至一杯之土矍然曰誰所為或對曰駱
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
不偶乎遣大將軍李考逸黑齒常之以三十萬衆討
平之尋詔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
作懷義本姓馮氏名小寶鄆人也陽道偉岸性淫毒
佯狂洛陽市露其穢千金公主聞而通之上言小寶
可入侍后召與私太悅欲掩跡得通籍出入使祝髮

為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壻薛紹通昭穆
紹父事之給廐馬中官為騶侍雖武承嗣三思皆尊
事惟謹至是托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中營造補
闕王求理上言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
宗闈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
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堂成拜
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太后尋郊見上帝加尊號曰
聖母神皇享萬象神宮製嬰等十二文自名為嬰進
拜懷義輔國大將軍鄂國公令與群浮屠作大雲經

言神皇革命事頒示天下后稍圖革命然慮人心不
肯附乃陰忍鷙害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
臣等為爪吻有不懽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
侯王及他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鉄血丹狴戶家不能
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遂大赦天下
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立武氏七廟皆尊帝號天
子從姓武降為皇嗣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左右
亦不覺其衰也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長壽又自加
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於廷曰金輪寶白象寶女

寶馬寶珠寶主兵臣寶主藏臣寶大朝會則陳之懷
義負幸昵氣蓋一時出百官上突厥默啜犯塞拜新
平伐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討之宰相李
昭德蘇味道為長史司馬嘗與昭德有隙杖之幾死
初明堂既成太后命懷義作夾紵大像其小指中猶
容數十人於明堂北構天堂以貯之嘗始構為風所
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間費以萬億
計府藏為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至太后一聽之無
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

使之爭拾相蹈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為僧有
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
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
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
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
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悉流遠州太后尋加號
天冊改元天冊萬歲作大無遮會於明堂鑿池為坑
深五丈結絲為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
涌出乃殺牛取血盡大像首高二百丈云懷義刺膝

血為之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以材具善御女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耻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命更造之仍以懷義克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為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言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

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皆沒為官婢什方聞之自縊死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密選宮人有力者以防之懷義入至瑤光殿下太平公主以宮人執縛付武攸宜宗晉卿擊殺之舂車載尸還白馬寺焚之以造塔詔大裒銅鐵合冶作天樞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為之趾負以銅龍石鑿

怪獸之柱顛為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
丈二尺以珠承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
銅鉄二百萬斤皆列太后功德及鏤群臣番酋名字
于上復鑄九鼎徙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一
百石他州高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采
于上用銅五十六萬七百斤懷義死而張昌宗張易
之得幸昌宗年少妖麗姣好如美婦人太平公主使
以淫藥傳之薦入侍禁中昌宗為太后言兄易之美
姿容善音律且器用過臣亦召入兄弟俱承辟陽之

寵常傳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為司
衛少卿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
卿候易之門庭爭執鞭撻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
郎置控鶴監秩三品張易之為控鶴監昌宗為秘書
監又改控鶴為天驥府再改為奉宸府易之為奉宸
令昌宗進春官侍郎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易之昌
宗及諸武飲博嘲詈欲掩其跡乃命二張與文學之
士脩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
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

賦詩以美之崔融為絕唱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
威中即才貌是藏史姓名非之句太后又多選美少
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
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志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
過度則前賢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後有張
易之張昌宗固云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
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備
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
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

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時戶部郎宋之問以詩闡狀
貌備麗諛附易之兄弟求為比門學士太后不許乃
作明河篇其辭曰八月涼風天氣晶萬里無雲河漢
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
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畫堂瓊戶
特相宜雲母帳前初汜濫水晶簾外轉逶迤倬彼昭
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
今夜搗寒衣鴛鴦枕上踈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鴈
飛螢度愁難歇坐見天河漸微沒明河可望不可親

願得乘槎一問津還將織女支機石更訪成都賣卜
人太后見其詩謂崔融曰朕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
口過耳之間終身銜鷄舌之恨易之昌宗競以豪侈
相勝易之為毋阿臧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屬
罔不畢萃舖象牙牀織犀角篋毼貂之褥蛩蟲之毡
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與鳳閣侍郎李迥
秀私通逼之同飲以鴛盞一雙取其常相逐也太后
乃詔迥秀為臧私夫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飲無
度惛醉為常頻喚不交出為恒州刺史昌宗弟昌儀

為洛陽令請囑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
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至朝堂以狀授天官
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
事人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
餘人悉留注官太后既以內史狄仁傑言召廬陵王
於房州還復為皇太子恐百歲後為唐宗室躡藉無
死所即引諸武及相王太平公立誓明堂告天地為
鐵券藏史館時南海有進集翠裘者珍麗異常張昌
宗侍側太后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狄仁傑時入

奏事太后賜坐因命仁傑與昌宗雙陸太后曰卿二人賭何物仁傑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太后謂曰卿以何物對仁傑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太后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衣非敵矣仁傑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太后業已處分乃許之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其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遂付家人衣之促馬去後仁傑卒昌宗兄弟益橫太后既春秋高厭政政多委之

邵王重潤與其妹永泰郡主主婿魏王武延基竊議其事易之訴與太后皆逼令自殺延基承嗣子也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常召公卿宴集戲內史楊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驚問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太后宴諸朝貴易之昌宗位中丞宋璟上易之素憚璟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乃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

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
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即之有舉坐悚惕尋以司
禮少卿同休及昌宗兄汴州刺史昌期弟尚方少監
昌儀皆坐贓穢下獄命左右臺共鞠之俄敕易之昌
宗作威作福亦命同鞠御史大夫李承嘉等奏張同
休兄弟贓共四千餘緡張昌宗法應免官昌宗奏臣
有功於國法不至免官太后問諸宰相昌宗有功乎
楊再思曰昌宗合神冊聖躬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
太后悅赦昌宗復其官張同休貶岐山丞昌儀博望

丞未久而復太后寢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見者累
月惟張易之昌宗侍疾少間崔玄暉奏言皇太子相
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
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易之昌宗見太后疾篤恐禍及
已引用黨援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及榜其書于
通衢云易之兄弟謀反太后皆不問許州人楊元嗣
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
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帝承慶及
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承慶神慶奏言

昌宗歎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
請付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昌宗寵榮如是復
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乾天子之卦昌
宗儻以為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
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不聽
璟爭之甚力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
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赦赦璟歎曰不
先擊此子腦裂負此恨矣明年正月赦天下改元太
后疾益甚惟二張居中用事宰相張柬之崔玄暉姚

元之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
馬袁恕已合謀使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左右羽林
將軍楊元琰李湛左威衛將軍薛思行駙馬都尉王
用皎率飛騎五百人至東宮迎皇太子至玄武門斬
閔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誅昌宗易之於廡下
進至太后所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
誰耶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
漏泄故不敢以聞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
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

托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
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
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后乃默然是日袁恕已
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悉收張昌期等誅之太
后傳位皇太子徙居上陽宮是歲十一月太后崩相
王加號安國相王拜太尉同鳳閣鸞臺三品太平公
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張柬之為夏官尚書與袁恕
已俱同鳳閣鸞臺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
為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李湛為

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王同皎為右千牛將軍瑯琊
郡公餘官賞有差初張昌儀新作第甚美逾於王主
或夜書其門曰一日絲能作幾日絡滅去復書之如
是六七昌儀取筆註其下云一日亦足乃止又易之
尤第侈於食競為慘酷易之為大鐵籠置鵝鴨於內
當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即飲汁
火炙痛即迴表裏皆熟毛落盡肉赤乃死昌宗以其
法作驢炙昌儀用鐵楸釘狗四足按鷹鷄肉盡而狗
未死號叫酸楚不可聽易之過昌儀憶馬腸昌儀從

騎鉞肋取腸良久乃死後洛陽人鬻易之昌宗肉肥
白如熊肪煎炙而食昌儀打雙脚折插取心肝人以
為有天報焉黃巢盜亂發武后塚如生次第淫之剔
取金寶毀其屍

按古今之稱淫德者至武嬰而極矣余嘗見有市
本如意君傳者薛敖曹其淫毒鄙褻之狀讀之汗
齒頰且不見正史又年月頗不甚合故畧不載第
樂府中有如意曲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為
憶君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乃后所

自作以寄薛者事有無不可知附記於此

帝后

中宗庶人蕭氏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
典軍帝在東宮后被選為妃嗣聖初立為皇后俄與
帝處房陵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
早晚等死耳無遽及帝復即位后居中宮是時上官
昭容與政事方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
昭容入請得幸於后卒謀暉等誅之初帝幽廢與后
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叩御床博戲帝

從旁典籌不為忤三思諷群臣上后號為順天皇后
乃親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建
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兵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
先朝禍鑑未遠甚可懼也如令皇后固辭使天下知
後宮謙讓不亦善乎不聽神龍三年節愍太子舉兵
敗宗楚客率群臣請加號翊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
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
毋妻封號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條歌二十篇言后
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聖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

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
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帝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
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
因之被樂府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離析桑條為九
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於是昭容以武氏
事動后即表增出毋服民以二十三為丁限五十九
免五品而上毋妻不繇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數改
制度陰儲人望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毋及尚
宮賀婁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出入禁中勢

與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親郊引后亞
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徜徉觀覽縱宮
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禁架常侍
馬秦客高醫光祿少卿楊均善烹調皆引入後廷均
秦客丞於后嘗喪免不歷旬輒起帝遇弒議者謹咎
秦客及安樂公主后大懼引所親議計乃以刑部尚
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輔政留守東都詔將軍趙承
福薛簡以兵五百衛譙王重福與兄温定策立温王
重茂為皇太子列府兵五萬分三營屯京師然後發

喪太子即位是為殤帝皇太后臨朝温總內外檢護
宮省族第濯播宗子捷璿璿甥高崇及武延秀分領
左右屯營羽林飛騎萬騎京師大恐傳言且革命播
璿入軍中鞭督萬騎欲立威士怨不為用俄而臨淄
王引兵夜披玄武門入羽林殺璿播崇於寢斧關叩
太極殿后遁入飛騎營為亂兵所殺斬延秀安樂公
主分捕諸常諸武與其支黨悉誅之梟后及安樂首
東市翌日追貶為庶人葬以一品禮

上官照容

上官昭容者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
死武后時母鄭太常少卿休遠之姊婉兒始生與母
配掖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
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揆麗可觀嘗忤旨
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然群臣奏議及天下
事皆與之帝即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封鄭沛國夫
人婉兒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
子不平及舉兵叩蕭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
索皇后大家矣以激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

避之會太子敗乃免婉兒勸帝侈太書館增學士員
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
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並作而彩麗益新又差
第群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
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兒力也鄭卒謚節
義夫人婉兒請降秩行服詔起為婕妤俄還昭容帝
即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即引侍臣宴其所是
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何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
外宅表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職要官

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半因帝遺制
虛列其功加甄賞帝后之敗斬闕下初鄭方婉夢人
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
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
追復昭容謚惠文始從母子王昱為拾遺昱戒曰上
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
也三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
且滅族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
懼及草遺制即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

以詔草示劉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開元初
哀次其文章詔張說題篇

豔異編卷之十三終

豔異編卷之十四

宮掖部七

玄宗楊貴妃傳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開元初武惠妃
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
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
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太悅
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

智筭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為娘子禮
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
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
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
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鉅鴻臚
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
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鉅錡
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遺其
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鉅宅比至亭

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肯請送貴妃院供帳
噐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
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
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
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
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資鉅授三
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
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
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

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以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楊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耀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燦翠爛芳馥於路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

聯鑣方駕不施幃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為紹介乃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韶光賜御饌妃附韶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縷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

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橫
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騎從爭
西市門楊家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
裔扶公主因及數搥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
裔亦停官國忠二男暉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
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
廟碑文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
度使安祿山大立遷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命貴
妃姊妹與祿山結為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賜宴錫

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
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
諸楊聚哭貴妃街上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
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
父子既而六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
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死
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
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撥曰龍武將士誅
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

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號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爲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之婿秘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號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

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婿柳澄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長恨歌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於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恍若有遇顧

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
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
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
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
見之日奏裳霓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
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珥冊為貴妃着后服
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
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
行同輦止同室宴重房寢專席雖有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
子無顧眄意自意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豔尤態
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
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
國夫人當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
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
故當時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
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其為人心羨慕如
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闕以討楊氏為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
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
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
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
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
之倉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
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克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
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
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黎園第

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勸
獻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蒐杳杳而不能得適
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
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
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
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
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
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
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

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
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
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
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
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
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授使
者曰為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
信將行色有不足王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
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

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
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
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
於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
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
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
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
結後緣或為天或為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
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

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蓋
屋縣尉白居易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
冠於歌之前自為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
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
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
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
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
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

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
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
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
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
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
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
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

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眉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
色薄蜀江水碧蜀山清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
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
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
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
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
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
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
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
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
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
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
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
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
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
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
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
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
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
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
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嬪妃輦爭
插艷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幸之後因楊妃
寵遂不復此戲也

助嬌花

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
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

助情花

明皇正寵妃子不視朝政安祿山初承聖睭因進助

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處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帝祕之曰此亦漢之慎卹膠也

眼色媚人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廣顧盼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嚙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鍾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鍾愛也

金籠蟋蟀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

戲擲金錢

內庭嬪妃每至春時各於禁中結伴三人至五人擲金錢為戲蓋孤悶無所遣也

射團

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粉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為此戲

醒酒花

明皇與貴妃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香艷尤能醒酒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避暑遊興慶池與妃子晝寢於水殿中宮嬪輩凭欄倚檻爭看雌雄二鴻鵠戲於水中帝時擁貴妃於綃帳內謂宮嬪曰爾等愛水中鴻鵠爭如我被底鴛鴦

半仙之戲

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

冰筋

冬至日大雪至午雪霽有晴色因寒所結簷溜皆為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下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迴問妃子曰所玩何物耶妃子笑而答曰妾所玩者冰筋也帝謂左右曰妃子聰惠比象可愛也

紅冰

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
結為紅冰

投錢賭寢

明皇未得妃子宮中嬪妃輩投金錢賭侍帝寢以親
者為勝自楊妃入遂罷此戲

淚糝

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為淚粧識者以為
不祥後有祿山之亂

解語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
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于左右曰
爭如我解語花

含玉噉津

貴妃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魚
兒於口中蓋籍其涼津沃肺也

紅汗

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
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於巾帕之上其

色如桃花也

歌直千金

宮妓未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寵愛每對御奏歌則絲竹之聲莫能遏帝常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獨子亂局

一日明皇與親皇暮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獨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

長安十六所

華清宮中除供奉雨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嬪御之類浴焉

錦鴈

奉御湯中以文瑤密石中央有玉蓮湯泉涌以成池又縫錦繡為鳥雁於水中帝與貴妃施銀鏤小舟戲玩於其間宮中退水出於金溝其中珠纓寶絡流出街渠貧民日有所得焉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百枝燈樹
韓國夫人置百枝燈樹高八十尺豎之高山上元夜
點之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

風流陣

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
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為風流陣以霞
被錦被張之為旗幟攻擊相關敗者罰之巨觥以戲
笑時議以為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
不偶然也

望月臺

玄宗八月十五日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
盡帝意不快遂敕令左右於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
百與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
臺址而已

袖裏春

史記錄曰元宗為太子時愛妾號鸞兒多從中貴董
逍遙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葉裏以月麟香號裏裏
春所至暗遺之

透花餠

品物類聚記曰吳興木炊之甌香曰馬豆食之齒醉
號國夫人厨吏鄧連以此米擣為透花餠以豆洗去
皮作靈沙臙供翠鴛堂

梨園樂

天寶中玄宗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
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
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
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

藍田磬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者玲玲然多新磬
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採藍田綠玉琢
為磬尚方造篋簾流蘇之屬皆以金鈿銖翠珍怪之
物雜飾之又鑄金為二獅子拏攫騰之奮狀各重二
百餘斤以為趺其他綵繪縵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此
也及上幸蜀迴京師樂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
悽然不忍置牀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
著正聲庫者是也

羯鼓

唐元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是管絃必造其妙若製調曲隨意即成不至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節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召呼君臣事物迭相制度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無此嘗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宿雨始晴景色明麗小殿亭內柳杏將吐覩之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一曲曲名春

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拚指而笑之謂嬪嬙內官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皆呼萬歲又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迴繳纖蘿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徐下其妙絕入神如此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夏中揮汗擊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酒樂

又

汝陽王璉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其旨每隨

游幸頃刻不捨璉甞戴研光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
花一朵置於帽上筮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
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本色所謂足頭項難在不搖動也上大喜笑
賜金噐因誇曰花奴璉小名姿質明瑩肌髮光細非
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謝隨而短斥之上笑
曰大哥不在過慮阿瞞自是相師夫帝王之相且須
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厚若花奴但秀
邁人悉無此狀固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
卿間令譽耳寧王又謝而曰若於此臣乃輸之上曰

若此一條阿瞞亦輸大哥矣寧王又謙謝上笑曰阿
瞞羸處多大哥亦不用槁揖衆皆歡賀玄宗性俊邁
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
謂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貴妃琵琶

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
邏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鏤紅紋影成雙
鳳楊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
而諸王貴主洎虢國已下號為貴妃琵琶弟子每受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璪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於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自天寶六載十月復改為華清宮

使高力士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常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鄉驛望女几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云伏覩玄宗皇帝望女几山詩

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玄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曰陛下能從中月中遊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為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關公遠曰此月宮也有仙女數百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前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

隨步而滅且諭伶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
二說不同乃備錄於此

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琢成
步搖至粧閣親與插髮上甚喜謂後宮人曰朕得楊
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靸子
先是開元初玄宗有武惠妃王皇后無子妃生子
又美麗寵傾佞官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
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後庭雖有良家子
無悅上目者上心淒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

有姊三人皆豐碩脩整工於譁浪巧會旨趣每入宮
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為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冊
妃日贈其父玄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郡夫人又
贈玄琰兵部尚書李氏涼國夫人叔玄珪為光祿卿
銀青光祿大夫再從兄釗拜為侍郎兼數使兄銛又
居朝列堂第錡尚太華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適
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襟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
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方奇貨僮僕馳馬日輸
其門時安祿山為范陽節度恩遇最深上呼之為兒

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
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者何也祿
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而赦之又命
楊鉞已下約祿山為兄弟姊妹往來必相宴餞初雖
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妬悍忤
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鉞宅及亭午上思之不
食舉動發怒力士探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物
及司農米麪酒饌其餘車諸姊及鉞初則懼禍聚哭
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

官趨過者或笞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
召既夜遂開安興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玄宗見之
內殿大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
貴妃諸姊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
矣一載加釗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
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八姨為秦國夫人同
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為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
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
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汗顏色淡掃

娥眉朝至尊又賜號國照夜璣秦國七葉冠國忠鑠
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銛授銀青光祿大夫
鴻臚卿將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
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
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
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上賜御食及
方外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元以來豪貴榮盛未之比
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轡授鞭
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亡慮百人雕鏤器物又數百

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楊益往嶺南長史日求新
竒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端午
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
翼擢為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
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
詩人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
因此又忤旨放出時吉温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
計於温遂入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
既嘗蒙恩寵只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

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
初令中使張韜光送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
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膚是父母所
生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
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光以髮搭於肩以奏上
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
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楊氏五宅夜遊遂與
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誤及公主衣
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

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許朝謁於是
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故當
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歡喜又男不封侯女作
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上一旦
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
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
舞不輒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省正字十歲惠悟過
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櫛
貴妃令誅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

惟
有
長
竿
妙
入
神
誰
謂
綺
羅
翻
有
力
猶
自
嫵
輕
更
着
人
上
與
貴
妃
及
嬪
御
皆
歡
笑
移
時
聲
聞
於
外
因
命
牙
笏
綿
紋
袍
賜
之
上
又
宴
諸
王
于
木
蘭
殿
時
木
蘭
花
發
皇
情
不
悅
妃
醉
中
舞
霓
裳
羽
衣
一
曲
天
顏
大
悅
方
知
迴
雪
流
風
可
以
迴
天
轉
地
上
嘗
夢
十
仙
子
乃
製
紫
雲
迴

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今傳授陛下為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寤後

餘響猶在旦命玉笛習之盡得其節奏也

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

玄宗在東都書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中為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心

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相因於池上置廟
每歲命祀之

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
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鐘念因而受焉就
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
方響李龜年觥角張野狐篪篪賀懷智拍自旦至午
歡洽異常時惟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
戲曰阿瞞

上在禁中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
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局焉樂器
皆非世有者才奏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
邏紗檀寺人白季貞使蜀還獻其木温潤如玉光耀
可鑒有金縷紅紋感成震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
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
乃嫦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為之
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一曲徹
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長待

我與爾為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妃
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妓
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篋流蘇
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為二獅子以為趺綵繪
縵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
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芍藥為牡丹也

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植於東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

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
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
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
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
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第二首一枝濃
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
飛燕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
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捧詞

進上命黎園弟子畧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
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
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
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
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為耻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
曰始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
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
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正
所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

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
則又殫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燕身輕欲不勝風
恐其飄翥帝為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
七寶避風臺間以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
又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
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
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
霓為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
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水晶為地外以玳瑁

豐異編 卷之十五 十
水犀為押絡以珍珠琴瑟間綴精妙迥非人力所製
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成公主隨在北胡貞觀初滅
胡與簫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

妃歸衛公家遂持去安於高樓上未及將歸國忠
日午偃息樓上至牀覩屏風在焉纔就枕而屏風
諸女悉皆下牀前各通所號曰裂繒人也定陶人
也窮廬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桃源
人也班竹人也奉五官人也溫肌人也曹氏投波
人也吳宮無雙返香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

屋人也解佩人也為雲人也董雙成也為烟人也
畫眉人也吹簫人也笑嬖人也垓中人也許飛瓊
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小鬟人也光髮人也薛夜
來也結綺人也臨春閣人也扶風女也國忠雖開
目歷歷見之而身躰不能動口不能發聲諸女各
以物列坐俄有織腰妓人近十餘輩曰楚章華踏
謠娘也迺連臂而歌之曰三朶芙蓉是我流大楊
造得小楊收復有二三妓又曰楚宮弓腰也何不
見楚辭別序云綽約花態弓身玉肌俄而遞為本

藝將呈訖一一復歸屏上國忠方醒惶懼甚遽走
下樓急令封鎖之貴妃知之亦不欲見焉祿山亂
後猶存今在宰相元載家自後不知所在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
天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宜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
柑子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
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
天所育者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
常之感是知聖神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

致且橘柚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
有隔陛下玄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
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為
禁中之佳實祿蒂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
庭云云乃頒賜大臣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
持玩上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
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既生
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
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人不能知也上與妃

采戲將北惟重四轉敗為勝連叱之殿之宛轉而成
重四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易廣南進白鸚
鵡洞曉言詞呼為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
雪衣女昨夜夢為鸞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
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同
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嘆息久之遂瘞於苑
中呼為鸚鵡塚交跋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枚
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賜妃
十枚妃私發明馳使

明馳使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

持三枚遺祿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
平脫鐵面梳十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為相帶四
十餘使十二載加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
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肅尚
萬春公主貴妃堂弟秘書少監鑑承上榮郡主一門
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三載重贈玄琰太
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官為造廟御製碑及書
叔玄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婿秘書少監崔珣女為

代宗妃虢國男裴微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為讓帝
男妻秦國壻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
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常經冬還宮
闕去即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即貴妃梳洗之所
有蓮花湯即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
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
五家賞賜宴樂扈從之時每家為一隊隊着一色衣
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琴瑟珠翠
爍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

絕馳馬千餘頭足以劍南旌節噐仗前驅出有餞飲
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閹侍歌兒相望於道
及秦國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
亂焉畧無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
馬以為諧謔從官媼嫗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袿服
而行亦無蒙蔽衢路觀者如堵無不駭歎十宅諸王
男女婚嫁皆資韓虢紹介每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
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
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

已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
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十一月祿山
反幽陵

祿山本名軋犂山雜種胡人也母本巫師祿山晚
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
旋舞疾如風馬上嘗於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
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其下設百戲與祿山
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下與君上同坐
閣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攘之故耳又嘗與夜宴

祿山醉卧化為一猪而龍首左右遽告帝帝曰此
猪龍無能為終不殺卒亂中國

以誅國忠為名咸言國忠號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
上欲以皇太子監國盖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
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
與娘子等併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啣土請命事
乃寢十五載六月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
嵬右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
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剥眊度以至於此

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四合殺國忠并男暄等

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姝于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

上乃出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

猶在陛下左右郡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裁斷

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斥貴妃也

上迴入驛驛門內旁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仗歛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常鏐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遂巡上入行宮撫妃子出于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涕嗚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可

之縊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
觀之長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軍尚未
解圍以繡衾覆牀置驛庭中敕玄禮等入驛視之玄
禮搯其首知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瘞于西郭之外一
里許道北坎下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
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
悲悼妃子之由也初上在華清宮日乘馬出宮門欲
幸虢國夫人之宅玄禮曰未宣敕報臣天子不可輕
去就上為之迴轡他年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玄禮

奏曰宫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
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效也
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
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即薊門
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
下鬼嵬字即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
既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為首飾
而好服黃裙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
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

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所有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為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於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互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旁有花市畔見石榴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為端正

樹蓋有所思也又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為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二年既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於他所妃之初瘞以紫縵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胷前猶有錦香囊在焉中官壅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令畫工寫妃形於別殿朝夕

視之而歎歎焉上皇既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烟月滿日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為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為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霖鈴曲曲半

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為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憊時民離兵弱朕尋以為得此不足為貴乃命還其紫金帶惟此不還汝既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零至乾元元年賀懷

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與琬碁令臣獨彈琵琶其琵琶以石為槽鷓鴣筋為絃用鉄撥彈之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獨子上局亂之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帶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幸尚有香氣宛然况乎絲縷潤膩之物哉遂淒愴不已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鷄皮鷲髮與真同須臾舞罷寂無事

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洎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王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

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
曰玉妃出冠金蓮靴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
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拆其半授使者曰
為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
不足玉妃因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
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
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
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
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

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
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直結後緣或為天
或為人決相再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
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奏太上皇皇心震
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無日無之遂碎
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食帝玩一紫
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聖皇語侍
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
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內收即令具湯沐我

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日馬嵬媼得錦初襪一隻相傳過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夫玄宗在位歲久倦於萬幾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衽席無別不以為耻由林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兵備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明王之一誤

貽天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二人今為外傳非徒拾楊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

附錄

楊妃夢與明皇遊驪山至興元驛方對食後宮忽告火發倉卒出驛回望驛木俱為烈焰俄有二龍帝跨白龍其去若飛妃跨黑龍其行甚緩左右無人惟一蓬頭黥面物貌不類人望帝去甚遠觸一危峯沉烟靄中開目則獨自一室黥面物曰某此峯神也有一騎來授妃益州牧蠶元后倏然夢覺

翌日漁陽叛書至帝至馬嵬縊妃子死帝曰夢今
有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方食火發失食之
兆火兵器也驛木俱焚驛與易同加木於旁楊字
也吾跨白龍西游之象彼跨黑龍陰暗之理獨行
無左右之助一騎馬也峯神乃山鬼也果死於馬
嵬乎當授益州牧蠶元后牧養也養蚕所以致絲
也益旁加絲縊字也帝後夢至一處題曰東虛府
又至一院題曰太一玉真元上妃院入見太真隔
一雲母屏對坐不見其形帝曰汝思我乎妃曰人
非木石安得無情異日當共跨晴暉浮落景游玉
虛中帝曰碧海無涯仙山路絕何計通耗妃曰若
遇鴈府上人可附信矣後果有鴻都道士於海上
仙峯得劍合私言而迴

